

苕溪漁隱叢話

一
函
十
冊

漁隱叢話卷第十二

後集

李長吉

復齋漫錄云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
劉禹錫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劉李出一時
決非相為剽竊

雪浪齋日記云春婦昌谷云早雲二三月峯岫相顛倒誰揭
頰玉盤東方發紅照春熱張鶴蓋兔目官規小甚竒麗如少
陵未必喜而昌黎必嗜之也

茗溪漁隱曰美人梳頭歌云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鬟隨髻半
枕檀轆轤啞轉鳴玉驚起芙蓉睡新足雙鸞開鏡秋水光
解鬟臨鏡立象牀一編香絲雲撒地玉梳落處無聲膩纖手
却盤老鴉色翠滑寶釵簪不得香風爛熳惱嬌慵十八鬟多
無氣力粧成髮鬢欹不斜雲裾數步踏雁沙背人不語向何

處下階自折櫻桃花余嘗以此歌填入水龍吟詞云夢寒鮪
帳春風曉檀枕半堆香髻轆轤初轉欄杆鳴玉啞驚起眠
鴨凝煙舞鸞翻鏡影開秋水解低鬟試教正牙床對立香絲亂
雲撒地纖手犀梳落處膩無聲重盤鴉翠蘭膏勻清冷光欲
溜鸞釵易墜年少偏嬌髻多無力惱人風味理雲裾下階含
情不語笑折花枝戲

苕溪漁隱曰長吉詩楊花撲帳春雲熟龜甲屏風醉眼纈東
坡雪詩未嫌長夜作衣稜却怕初陽生眼纈觀此則不獨醉
眼可言也

許彥周詩話云長吉詩楊花撲帳春雲熟才力絕人遠甚如
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雖爲歐陽公所稱然不迨長吉之
語

杜牧之云元和中韓吏部頗道其詩云雲煙錦聯不足爲其

態也水之迢二不足為其清也春之盛二不足為其和也秋
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
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莽丘
隴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吐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
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
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及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
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
歌補梁庾肩吾宮躰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徑間亦
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
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東觀餘論云李賀逸詩凡五十二首案唐李公藩嘗綴賀歌
詩為之叙未成聞知賀有外兄與賀有筆研舊召見託以搜採
放失其人諾且請曰某盡記賀篇詠然竄改處多願得公所

輯視之當為是正公喜并付之彌年絕跡復召詰之乃云某
與賀中表自幼同處恨其倨忽長思報之今幸得公所藏并
舊有者悉投匣中矣公大恚叱出之嗟慨良久故賀章什流
傳者少今世行杜牧所叙賀歌詩纔四卷耳此逸詩豈非李
藩所藏之一二乎

藝苑雌黃云李義山作賀小傳云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
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
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母老且病賀不願去緋
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
獨泣邊人盡見之少頃長吉氣絕常所居窻中勃有煙氣
聞行車嚙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侍之如炊五斗黍許時
長吉竟死攷之新唐史李賀傳首末所載與義山小傳略同
惟刪去白玉樓事豈以其言頗涉於怪故與義山之傳得於

長吉姊嫁王氏者其言必不妄然牧之序謂賀二十七死而
義山則云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又不同何邪

李贄皇

詩說雋永云贄皇好石有謝臨海守寄石詩云聞君採竒
石剪斷赤城霞牛竒章亦好石洛中關地多得之刻文可辨
近世東坡亦好之有仇池石程德孺所遺其詩云慙慙嶠南
使餽餉淮東牧即今英石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於平山後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孫知微所
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名之曰雪浪石有詩云畫師爭摹雪
浪勢天工不見雷斧痕又以湖口李正臣所蓄石九峰玲瓏
宛轉若牕櫺然名之曰壺中九華後歸自嶺南欲買此石与
仇池爲偶已爲好事者取去賦詩有尤物已隨清夢斷之句
蓋用劉夢得九華山歌云九華山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藉

甚乎人間

茗溪漁隱曰桂花曲云仙女侍董雙成桂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却從仙宮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玉練顏雲輶往二到人間九霄有路去無際二天風吹珮環此曲許彥周詩話謂是李衛公作湘江詩話謂是均州武當山石壁上刻之云神仙所作未詳孰是

劉夢得

復齋漫錄云余讀唐楊巨源詩江邊楊柳麴塵絲之句皆不知所本其後讀夢得楊柳枝詞云鳳闕輕遮翡翠幃龍池遙望麴塵絲御溝春水相輝映狂殺長安年少兒乃知巨源取此今巨源集作綠煙絲非也茗溪漁隱曰唐毛文錫詞云鴛鴦對浴銀塘暖水面蒲梢短垂楊低拂麴塵波汪彥章詩云垂二梅子雨細二麴塵波然則麴塵亦可于水言之也或云

周禮鞠衣注云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鞠者草名
花色黃世遂以鞠塵為麴塵其說非是

茗溪漁隱曰夢得觀碁歌云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
秋兵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子嘗愛此數語能
摸寫奕碁之趣夢得必高於手談也至東坡觀碁則云勝固
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蓋東坡不解碁不究此
味也

茗溪漁隱曰竹枝歌云楊柳青二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也有情子嘗舟行茗溪夜聞
舟人唱吳歌二中有此後兩句餘皆雜以俚語豈非夢得之
歌自巴渝流傳至此乎

藝苑雌黃云南方競渡治其舟使輕利謂之飛鳧又曰水車
又曰水馬相傳以為始于越王勾踐蓋斷髮文身之俗習水

而好戰古有其風而荆楚歲時記則曰五月五日爲屈原投
汨羅江人傷其死並將舟楫拯之至今爲俗然攷之懷沙賦
則曰滔二孟夏令草木莽二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似非五
月五日豈原以孟夏徂南至五日方赴淵乎未可知也夢得
競渡曲云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綵舟靈均何年歎
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夢得益以此爲屈原事初李記說筒
粽事引續齊諧記曰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羅而死楚人哀
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
日見一人自称三閭大夫謂回曰見祭甚善常苦蛟龍所竊
可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繫縛之二物爲蛟龍所畏東坡嘗
作皇太后閣端午帖子云翠筒初室棟薤黍復纏菰水殿開
冰鑿瓊漿凍玉壺注云新筒裹練明皇端午詩序也蓋取
吳筠續齊諧記今行於世与明皇所用蓋同徐堅集初學記

引筠此記乃作棟葉豈傳寫之誤邪東坡之意蓋謂棟當作練也

文昌雜錄云唐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在左右省而劉禹錫送令狐博士詩云諫院過時榮棣萼已有諫院之名何哉按會要貞元中薛元興為諫議大夫奏云諫官所上封章事皆機密每進一封兩省印置署凡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鑄諫院印庶無漏泄乃知諫院之名舊矣

藝苑雌黃云三齊略記云不其城東有蠶山鄭玄刪注詩書栖於此山上有古井不竭傍生細草如薤葉長尺餘堅韌異常土人謂之康成書帶故夢得詩墨池半在頽垣下書帶猶生蔓草中東坡庭下已生書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汪彥章詩門外滿生書帶草林間知是德星堂何文顯送王正臣序云煙波暈墨頭魚風庭綠書帶草皆用此事墨頭魚予嘗問

人有泉州南安縣佛跡長老道龔者蜀人也嘗謂予言嘉州烏牛山在水中心昔郭景純注爾雅於此有臺在焉景純每以研之餘水灑於臺下遂生墨頭魚至今有之後人作佛刹於其上

藝苑雌黃云夢得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朱雀橋烏衣巷皆金陵故事輿地志云晉時王導自立烏衣宅宋時諸謝曰烏衣之聚皆此巷也王氏謝氏乃江左衣冠之盛者故杜詩云王謝風流遠又云從來王謝郎比觀劉斧撫遺載烏衣傳乃以王謝爲一人姓名其言旣怪誕遂託名錢希白終篇又取夢得詩實其事希白不應如此謬是直劉斧之妄言耳大抵小說所載事多不足信而青瑣撫遺誕妄尤多

六朝事迹云王榭金陵人卅以航海爲業一日海中失船泛

一木登岸見一翁一嫗皆衣皂引榭至所居乃烏衣國也以
女妻之既久榭思歸復乘雲軒泛海至家有二燕棲於梁上
謝以手招之即飛來臂上取片紙書小詩繫於燕尾曰誤到
華胥國裡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去無消息洒淚臨風
幾百回來春燕又飛來榭身上有詩云昔日相逢皆冥數如
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燕飛至來歲
燕竟不至因目榭所居爲烏衣巷劉禹錫有詩曰朱雀橋邊
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榭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
家此見摭遺圖經云烏衣巷在縣東南四里晉書云王導紀
瞻宅皆在此巷苕溪漁隱曰六朝事迹引摭遺此事以證烏
衣巷是信其說爲然也藝苑雌黃乃力詆其妄姑兩存之以
俟考

文昌雜錄云世言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復來詩謂玄鳥鳥

也春分玄鳥降昔年因於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數晉郝鑿
為兗州刺史鎮鄒山百姓飢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乃知
燕去亦蟄耳驚蟄後中氣乃出非渡海也

茗溪漁隱曰余曩歲冬間於吳興山中營先壠闢一山路路
旁有數巨石其穴頗深試令僕輩斫之曰見鶯燕蟄於其間
者甚衆急掩之因驗文昌之言為是而撫遺之說為非也半
山老人有歸燕詩云馬上逢歸燕知從何處來貪尋舊巢去
不帶錦書回亦用寄書事蓋不知此耳

後集

一木登乳具

漁隱叢話卷第十三



醉吟先生

法藏碎金云余嘗愛樂天有詩云未得無生心白頭亦爲天
看韻對第四有說宋蕭惠開曾爲益州刺史有所取求而不
得遂誣告其人訕毀朝政先戮而後奏孝武稱快及明帝即
位惠開因四方反叛後雖歸順負釁不得志每謂人曰人生
不得行胸臆雖百歲猶爲夭未幾病發嘔血吐物如肺肝而
死因詳白蕭二人之言各歎人生心無所得雖壽爲夭而善
惡智愚相背絕遠何帝霄壤之殊也

復齋漫錄云樂天以詩謁顧况况喜其咸陽原上草云野火
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予以爲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
語簡而意盡

蘇子由云元符二年予自海嶺再謫龍川旣至廬於城西聖

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蓄書者獨西鄰黃氏世爲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白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所附麗者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天適已七十遂致仕不三年而沒嗟夫文饒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邪然樂天每閑吟衰病發於詠嘆輒以公卿投荒僂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余亦不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絕句刻核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決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邪樂天之

賢當為辨之茗溪漁隱曰余以元和錄攷之居易年長於德裕視德裕為晚進方德裕任浙西觀察使居易為蘇州刺史德裕以使職自居不少假借居易不得已以卑禮見及其貶也故為詩云昨夜新生黃雀兒飛來直上紫藤枝擺頭撼腦花園裏將為春光總屬伊開園不解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蒺藜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欲怨誰樂天曾任蘇州日要勒煩文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然醉吟先生傳及實錄皆謂居易會昌六年卒而德裕貶於大中二年或謂此詩為偽余又以新唐書二人本傳攷之會昌初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政六年卒李德裕大中二年貶崖州司戶叅軍會昌盡六年距大中二年正隔三年則此三詩非樂天所作明甚但蘇子由以謂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竄於會昌之末偶一時所記之誤耳

藝苑雌黃云琵琶行云家在蝦蟆陵下住予按國史補云舊說董仲舒墓門下人至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語訛為蝦蟆陵故東坡詩云隻雞敢忘喬公語下馬聊尋董相坟又謝徐朝奉啟云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蓋用此事郭氏佩觿亦嘗論此云長安董仲舒墓名曰下馬陵今轉語為蝦蟆陵事出黃京紀白氏琵琶行蓋徇俗之過也予謂世俗訛謬極多古樂府有相府蓮者其後訛而為想夫憐藥名有補骨脂者其後訛而為破故紙亦豈下馬陵之類歟

法藏碎金云余嘗愛樂天詞旨曠達沃人胸中有句云我無奈何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寸如虛空夫如是則造化均偏不足為休戚而况時情物態安能刺鯁其心乎

茗溪漁隱曰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小院深沉杏花雨黃梅時節家二雨皆古今詩詞之警句也予嘗欲作